

民主 · 宪法 · 人权

费孝通



013035142

第

D693.2

15

民主·宪法·人权——作之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D693.2
15



北航

C1642552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宪法·人权：作之民 / 费孝通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4

(中学图书馆文库)

ISBN 978-7-108-04466-2

I. ①民… II. ①费… III. ①宪政—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D6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3126号

责任编辑 唐明星

装帧设计 崔建华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北京第1版

201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3.25

字 数 50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25.00元

写 在 前 面

《民主·宪法·人权》是费孝通先生于六十多年前写的一本小册子，被称为“未经‘国定’的一册公民读本”。

这本介绍民主的普及之作，以唠家常、讲故事的方式介绍民主思想的内涵，谈论民主政治的基本认识。全书以民国时期社会和政治现象为背景依托，生动地阐述美、英、德、法等西方国家民主政体的发展和衍变，对照当时国内的现实和案例，从而使普通民众了解到民主国家的人民对于政治应有的最低限度的常识。在短短的四五万字篇幅里，作者谈国家，谈历史，谈政府，谈人民，谈宪法约法，谈民法刑法，可谓面面俱到。民主、宪法和人权本是极为严肃、深奥、艰涩的话题，可是在费孝通先生的笔下，却毫不晦涩死板，全篇以与友人的争辩、夫妻间“闺房私语”、保姆悲惨境遇，甚至给孩子讲故事等故事化、口语化、生活化的方式来呈现，使全书

显得生动活泼，读来通俗易懂、平易近人、别有风味，真真令人叫绝。

本书在1946年出版时，潘光旦先生就指出：这是一本“高小的学生可以读，中学生、大学生都应当读，身为民主国家官吏而多少被妄自尊大的心理所驱策的许多朋友更不可不读”。曹聚仁先生在《文坛五十年》中讨论现代散文家之外的散文时，对此书和费孝通的文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潘光旦之谈优生学，何永佶之谈现实政治，冯友兰之谈人生哲学，费孝通之谈社会问题，也都走的是闲话的路，和当时‘标语口号式’大文章异趋的。”“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冯友兰的《新世训》和费孝通的《民主·宪法·人权》，从内容说，这都是传世之作，从形式说，也可说是有了蒙旦散文的风格……费氏的散文‘深入浅出，意远言简，匠心别见，趣味盎然’。都为其他文艺作家所不能及的，虽说他们都不以文艺作家见称。”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费孝通小的时候身体异常羸弱，被小朋友们称为“小废物”。为此，他曾满腹委屈地质问母亲：“我为什么非得姓‘费’？”因为“费”、“废”同音，致被戏嘲。可这位“小废物”后来成了百年中国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史上

可圈可点的人物。费孝通先生一生所得的头衔较多，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教授、副院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等。可他一生最在意的，却是他的学术生命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无论他在青年留学时期、“魁阁”时代、“右派”时期、“文革”劫难期、复出后，还是身居高位时，他从未放弃过他的学术、他的田野调查工作，可以说他没有一天不在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定位上。他于暮年时依旧选择“秀才”为自己的最后身份；他一生都在走着自己开拓的“江村经济之路”；他的一生“充满传统士人的忧患情怀，但又是一个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后人评他：“终生踏遍青山，常将民生萦怀”。

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学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生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他于29岁时，写出了《江村经济》，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民主·宪法·人权》等，接踵问世，本本都成经典。除了学术著作外，他还写有大量散文随笔，谈人忆事、说中讲外，无不多姿多彩、韵味别致。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文章文风朴实、深入浅出、行文优美；特别是他的学术著作，写得深刻而不艰涩，既不板着面孔、端架子，更没有难懂的术语和莫名其妙的句子。他曾说：“我所看到的是人人

可以看到的事，我所体会到的道理是普通人都可能明白的家常见识。我写的文章也是平铺直叙，没有什么难懂的名词和句子，而且，又习惯于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下笔很快，不多修饰，从小老师就说我这样毛毛草草，成不了大器。”这番自谦之词，对后辈晚学如何写出好的学术文章，可谓不无教益。

民国三十五（1946）年8月，《民主·宪法·人权》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不到一年，就连续五次再版，之后六十多年，没有出版。此次为大陆第一次刊行简体字版。

1984年，三联书店在重刊三十七年前的《乡土中国》时，费孝通先生曾写下：“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中留下的一个脚印，已经踏下的脚印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收不回去的……这里所述的想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这样的语句，同样适用于此次出版的《民主·宪法·人权》；这本书不仅展示出青年费孝通很多闪光的思想与卓见，而且或令半个世纪后的今人仍有自叹弗如之慨。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部

2013年1月

- | | |
|--------------|-------------|
| 《国文百八课》 | 叶绍钧、夏丏尊 |
| 《文心》 | 夏丏尊、叶圣陶 |
| 《经典常谈》 | 朱自清 |
| 《论雅俗共赏》 | 朱自清 |
| 《语文常谈》 | 吕叔湘 |
| 《语文杂记》 | 吕叔湘 |
| 《语文闲谈》[选订本] | 周有光 |
| 《在语词的密林里》 | 尘 元 |
| 《文章修养》 | 唐 弢 |
| 《汉字王国》 | (瑞典) 林西莉 |
| 《国学常识》 | 曹伯韩 |
| 《万历十五年》 | (美) 黄仁宇 |
| 《中国大历史》 | (美) 黄仁宇 |
| 《中国近百年史话》 | 曹聚仁 |
| 《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 | 蒋 勋 |
| 《中国建筑文化讲座》 | 汉宝德 |
|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 |
| 《白石老人自述》 | 齐白石 |
| 《绿色遥思》 | 张 炜 |
| 《京华忆往》 | 王世襄 |
| 《岁朝清供》 | 汪曾祺 |
| 《故事和书》 | 孙 犁 |
|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 傅 雷 |
| 《傅雷书信选》 | 傅 雷 |

《文言读本》	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
《语文杂话》	朱自清
《标准与尺度》	朱自清
《阅读与讲解》	叶圣陶
《诗论》	朱光潜
《谈美》	朱光潜
《屐痕处处》	郁达夫
《英诗的境界》	王佐良
《三国史话》	吕思勉
《庄子浅说》	陈鼓应
《读书与治学》	胡 适
《怎样读书》	蔡元培等
《留学时代》	周作人等
《唐诗杂论 诗与批评》	闻一多
《干校六记》	杨 绛
《我们仨》	杨 绛
《北京城杂忆》	萧 乾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古代的希腊和罗马》	吴于廑
《孔子传》	钱 穆
《国史新论》	钱 穆
《论书绝句（注释本）》	启 功 著 赵仁珪 注释
《给青年建筑师的信》	汉宝德
《给青年艺术家的信》	蒋 勋
《师门五年记 胡适琐记》	罗尔纲

目 录

序言 未经“国定”的一册公民读本	潘光旦 1
一 人民·政党·民主	9
二 言论·自由·信用	18
三 协商·争执·智慧	28
四 宪章·历史·教训	38
五 波茨坦·磨坊·宪法	48
六 人权·逮捕·提审	59
七 特务·暴力·法律	69
八 住宅·警管·送灶	80

意见投票表决，寻出一个大多数人的意见作为办事的依据。

“于是问题是在怎样去‘整理意见’了。若是每一个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意见可以愈弄愈分歧。最切实的方法是有个人起个草案，根据这草案，再让人家批评、修改，编成条文。这其实就是政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民主国家的政党并没有不变的‘主义’，更没有发起人的‘遗教’必须被遵守的，他们每次选举时都要临时编出个纲领来。这些纲领就是整理过的意见。

“一个国家的人民因为看法不同、利益不同，不容易有一个一致赞成的意见，所以若干政党便同时去整理不相合的，甚至是相反的意见。最后每党提出一个他们认为可能最最合人民大众意见的纲领来。人民就根据自己的意见去看哪个纲领最中意，中意哪个就投哪个党的票。票子多的政党猜中了民意就可去推行他们的纲领，给他们政权。政党是一个整理民意的机构，而且使实行的纲领必然是大多数人民的意见。

“政党的第二个任务是推举人才。有了纲领若没有合适的人去执行，还是没有用的。在民主政治中每一个公民都有资格做官的。可是粥少僧多，决不能个个都成为总统。谁来选择呢？若是每一个人都自己站起来竞选，都是候选人，那是又会乱哄哄的一团糟了。所以又要一个机构来推出少数候选人，然后让人民来挑取他

不能没有教材，教材的有无是第一个问题，好坏是第二个问题，有而坏，总比完全没有好，完全没有，说来总有几分不像样子，不成体统。这种心理，无以名之，姑名之曰“姑备一格，宁滥毋缺”的心理。“国定”公民课本与教科书的得以存在，流行，甚至于还有上千上万的孩子们被压迫着背诵默写，好比前清时代的“圣谕广训”一般，至少有一半的责任要由这种心理负去。对于这一类的课本与教科书，当然也有人说好，甚至于还有人认为非此不行，对于这些人我不预备说话，孝通这八篇稿子，料想也不是为这些人写的。他们应该读，不可不读，是我的看法，他们有没有阅读的雅量与工夫，终究是他们的事。不过为那些一向受“姑备一格，宁滥毋缺”的心理所支配的朋友们，我要说，这一类的课本与教科书现在该可以作废了吧，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更好的读物，不缺了。

我写这几句话的时候，恰好我的第三个女孩子在准备学期考试，手里拿着一本教育部审定的高级小学公民课本第四册，正在硬背，说得文雅些，正在强记。我顺手接过来一看，才知道她也受着上文所说的那种心理的支配，进了小学不能不读公民，读过不能不考，要考不能不背，要背只有硬记一法，因为，的确，全书十二课是十二篇八股文，减去了起承转合的技巧，和抑扬顿挫的声调，是根本不容易上口的，遑论背诵。十二课的节目是：国家的起源和演

我的太太却还觉得我的话里有问题，她想了一想：“依你这样说，美国的政党是干什么的呢？请人做官，听人民的意思做事，有什么好处呢？”

是的，我也相信很多中国人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在我们这现实生活里所认得的政党多少是一个特权阶级的集团。入党是想做官，做官是想发财：为了官可通财，所以不能弃官，于是独占一切官职，这些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政党。在这种现实的经验中，自不易明白一个民主国家中政党的作用了。

我正想回答这问题时，公共汽车来了，我们忙着搭车，把话打断了。

到家坐了不久，来了一位刚从重庆来的美国朋友。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我就向太太说：“好了，你要问的问题问他吧。我正不知道怎样回答你。”转过来，我把我们看了威尔逊总统传之后的谈话告诉了那位朋友。

“这可难住我了，政党这个东西实在不容易说明，我在学校里考试也曾为此得到了个零分。孝通，你知道，在我们宪法上根本就没有这东西，制宪的那批人不但没有想到后来美国的政党在政治中发生这样大的作用，而且他们对于政党那个名词根本就不喜欢。”

“你们没有政党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么？”我太太问。

想不特学生听不懂，连老师也根本说不清楚。又说国家组织有四个要素，其三是政府。一半的话是“国家……要组织一个万能的政府，替人民做事，如果没有政府，人民不过是一群无组织无秩序的‘乌合之众’罢了”。这有点不成话，试问万能政府和极权政府又有什么分别；理论上政府真应该万能吗？试看近代政治学家的议论有如梅瑞姆。历史上真有过万能的政府吗？连希特勒也不过是自以为万能罢了。试看人类学者与文化史学者的议论有如马林诺斯基，而马氏恰好是孝通从游最久的一位老师。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上，学者们大都认为政府只是人类社会制度的一种，和家庭，学校，教会，工商业团体，等等一样，各有各的能，谁也不是万能。至于说没有了政府，人民便是乌合之众，我倒要劝读者不必因无端挨骂而计较，在编写与审定的人也无非是故意说得凶险一些，借以见得政府的重要有如此者罢了。

第三课说到“国家可分做君主国与共和国，君主国体就是国家主权完全操在一人手里，共和国体就是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我国的主权属于人民全体，并且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国家，所以中华民国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姑不论中国是何种国家，根据这个所谓用主权做标准的分法，如果学生发问，英国属哪一类？战前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又属哪一类？不知公民老师将何辞以对。

房间里投票的，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真正投谁的票。我们说是共和党人或是民主党人，意思只是到那个党里去推举候选人罢了。我们没有党证，更没有起誓一类的入党手续，而且我们每次选举时，可以自由注册愿意在哪一党里去推举候选人。”她顿了一顿，“我想罗伊思（她的女儿）说得对，这样才能使那些政客们不敢得罪我们选民。费先生，天下大概没有一个政客是好的，我们若是放弃了投票的自由，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对付这批混蛋了。”

那位小姐回头问了我许多关于中国的情形，我窘得很，连忙用别的话支吾过去。可是，我的日记上却写了一句话：“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限制人民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的机构。”

看了威尔逊总统传

不久之前我和太太一同去电影院看威尔逊总统传。从电影院里出来，我的太太向我说：“威尔逊在学校里教教书多舒服，也不会劳苦成这样。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几个民主党的老头一定要去找他出来。从电影上看来，这几个老头不是本来不认得威尔逊的么？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出来竞选，一定要找到威尔逊呢？使他不能安安静静地教书，在球场上看学生们比赛？”

得的。

借了孝通这几篇稿子，说了一大堆久已想说，而表面上和稿子内容不大相干的话。不过，表面上虽若不相干，实际上是最相干没有的。孝通稿子里所谈的种切，就是公民读本里应当谈的种切，特别是在这个年头。坊间流行的公民读本谈国家、谈政府、谈人民、谈宪法约法、谈民法刑法，偶然看去，也未尝不面面俱到。但历年以来，在抗战与训政的两大帽子或两大金箍的压力之下，我们把课本与实际生活两相对照了看，我们只觉得关于国家与政府，或对于假国家与政府的命令以行的团体或个人，一切是实在的，一切都很有着落，而关于人民，一切是虚空的，一切是不兑现的支票。我们有政党，但政党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利害关系的结合，何尝能反映人民的意向？在政策的推行上，不能；在人才的登进上，更不能。我们在约法上何尝不申说言论以及其他自由的重要，但即在今日，有哪几张报纸能就事论事，从而觅取问题解决的途径，而不专说一面之词，从而对其他的立场，扩大其距离，抬高其壁垒，而巩固其阵线的呢？我们又有连篇累牍的法律；政府说人民得享受法律以内的自由，但很难得有人问起，这些法律是怎样产生的？宪政一日不成立，训政一日不取消，训政期间的法律事实上岂不是等于训令？而训令的法律效用究有几许？同时，所谓法律方式的训令之外，我

来的，就投票选他么？——”

她很不好意思地摇一摇头：“按理我有了权利就该投票，可是也有时懒得去。譬如说，兰登和罗斯福竞选那一次我病了没有去。”她笑一笑：“若是我去投票，我会选罗斯福的。”

“兰登不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么？”我插口说。

“是的，可是我不喜欢他。”

“你不是自己说是共和党人么？”我又问。

“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投票选那个我不喜欢的兰登呀。这次我们县里选举议员，我又投了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因为我认识他，他是个好人。费先生，你以为我说是共和党人就必须投票选共和党候选人的么？那不是民主。我有我的自主，谁也不能一定要我投谁的票。上一次我选威尔基，汤姆（她的丈夫）就投罗斯福。投票前一天，我们两人还辩论了一场。汤姆也是共和党人，可是他这次去外边去走了一趟回来，偏说罗斯福好。他说了许多理由，我还是有我的成见，他说不服我，我也说不服他，各人投各人的票。”

“那么，你所谓共和党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能不追问了。主妇太太给我问住了。她的女儿在旁却笑起来了说：“孝通，你像个法西斯蒂！”